



练中乐 ◎陈顺源

送香

◎宋继高

今年的大年三十,实际上是农历腊月廿九,晚饭前,妻对我说:“走,我们给土地爷送香去。”我欣然应允。妻拿一炷大香走在前面,有风,不冷,但我还是紧了紧衣扣,很虔诚地跟在后面。只见乡村的水泥路上、田埂上、小河边陆陆续续有不少送香的人,这当中有戴着眼镜的很斯文的大学生,有衣着光鲜的妙龄女孩,有活泼天真的儿童,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方向——乡亲们约定的香火集结点走去。一路上,没有喧哗,人们见面就是简单的一对话:“你也送香去!”“是的,送香去。”乡亲们通过给土地爷送香这种方式,表达对土地的敬畏之心。

是的,土地是人类的母亲,是生命的根基,是精神的原乡,是一切文明、文化的发轫地。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若没有土地,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如若没有土地,车辆如何奔跑?飞机如何起飞?人类如何登月?人类的生存、繁衍、传承,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是在大地上的,没有土地就没有人类的一切。

从远古的农耕文明到现代社会,土地承载着我们的过去,塑造着我们的现在,也孕育着我们的未来。它是滋养万物的母亲,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那个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大人物郭沫若曾用所有词语来赞美土地——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
深恩?

……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知道你的深恩,
我饮一杯水,
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羹。

……

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
我要强健我的灵魂来,
报答你的深恩。

你听,这声声呼喊,这几乎歇斯底里地反复咏叹,如黄钟大吕,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土地,这位无私的母亲,滋养着我们。

我终于明白,自从人类诞生以来,

所有刀光剑影,所有炮火硝烟,所有血流成河,从冷兵器时代到今天的热核时代,都是为了攻城略地、开疆拓土,都是为了获得土地的霸权,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争取更多更宝贵的生活资源。土地,是财富之母啊!为了这个母亲,各民族、各种族之间一直都在不断上演着残酷恐怖的生死大战。

没有土地要争夺,有了土地就要珍惜。我的祖祖辈辈与土地相依为命。土地,是农民的根,是他们辛勤耕耘的家园。农民对土地的深情,犹如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深沉而又真挚。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农民的希望与梦想。春天,当第一缕春风拂过大地,农民便迫不及待地扛起锄头,走向那片熟悉的田野。他们用粗糙的双手仔细翻整着土地,仿佛在抚摸着自已心爱的宝贝。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期待着这片土地能在新的一年里,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这份馈赠是土地对人类最质朴的爱,也是我们永远无法报答完的深恩。

文明的城市在土地上崛起,辉煌的建筑在土地上矗立。从埃及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到中国黄河流域的古老村落,土地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兴衰与传承。它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岁月的痕迹深深地烙印在它的每一寸肌肤之上。

诗人艾青的长诗《我爱这土地》中,“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18岁离开家乡,今年73岁,其中除了在部队几年不能每年回家过年外,其他所有的日子里,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那座城市多么繁华热闹,无论回乡的路有多堵,我都要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过年。回到那片并不富庶也不十分可爱的故乡,回到我的衣胞之地,那是我生根的地方!

跟着妻来到土地爷面前,插上香,点燃。妻对我说,拜拜土地爷。我虔诚地弯下双膝跪了下来,叩了三个头,起身。妻说,还要拜拜土地娘娘。我又跪下叩了三个头,站起身,正是夕阳无限好的时光,余晖把大地染成金色,我看到还有人不断走来送香。有许多小孩也来了,他们会一天天长大,这个香火也会一年年送下去,生生不息……

也说说“冷钉”

◎钱广裕

布谷声声,麦穗垂头。今年谷雨前两天,我品尝到新上市的冷钉。劳动节当天,拜读了《江海晚报》副刊的《“冷蒸”还是“冷钉”》一文,“一凡爷”倏忽叩开八旬老人记忆的大门。

年已八旬的我,老家住在市郊西北部的圩塘村。这里的过冬农作物主要是元麦、大麦、小麦和蚕豆。冷钉的原料就是“三麦”的青麦粒。由于元麦的成熟期早于大麦和小麦,一般是采用元麦制作冷钉。元麦又分“四轮头”“六轮头”和“牌儿麦”;而“六轮头”元麦成熟期又早于大麦和小麦。因此,在我们那里抢先用“六轮头”青麦粒制作冷钉。这里有句老话“冷钉好吃口难开”,意思就是说,时值青黄不接之际,农村人为自家老小度荒疗饥不得不把快要成熟的麦穗扯了下来糊日子。在我的记忆中,冷钉给我的童年至青少年时期带来了几多忧伤、几多欢乐。

还记得在穿开裆裤子的时候,我家是四代同堂,收成不足,缺粮常遇,只能靠吃青度日。所以,冷钉便成了我们这些不懂事的伢儿所爱之食。在家中,我是爷爷奶奶的头孙子,既懵懵懂懂又兴致勃勃地加入了大人扯冷钉的行列。从扯穗、揉穗、撮芒、初颍、锅炒、糙壳、再颍、擦屑、送磨,是不准小伢儿靠近的,大伢儿有权利做点力所能及的活儿,因为刺人的麦芒弄到小伢儿身上,会给大人带来不少麻烦,大人就打发他们去摘蚕豆角。根据祖母的经验,炒麦粒要和嫩蚕豆子儿,蚕豆熟了,麦仁也就到了火口。糙壳本来是父亲的事,祖母非得让我试试。她认为伢儿的脚既干净又轻巧,不会把麦仁踩破。祖母帮我洗脚,父亲把散热后的麦粒倒进了小缸,旁边还竖了一张条凳,我扶着凳脚,按照父亲的示范动作,双脚不断地糙动,闻着腾起的热气,踩着软绵绵的麦仁,好像尝到了冷钉的清香,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乐感,一家老小早把心中的辛酸抛之脑后。当祖母和母亲使用干净的毛巾,一遍又一遍揩净焦屑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走进邻家磨坊。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牛拉石磨。当看到麦粒从石磨磨齿吐出来时,那冷钉条儿挂在磨沿上,犹如一条条绿色的春蚕,远远一看又像绿色的挂帘,散发着满屋清香,逗人垂涎三尺。到了60年代,牛拉石磨换成了电动石磨,那蠕动的春蚕和绿色的挂帘被藏在磨箱里,可那冷钉从磨箱的出口喷薄而出,诱人的清香,仍叫人直流口水,饱享眼福。

这种亲身经历一直让我念念不忘。在21世纪初,我想把这

一记忆笔录下来,可不晓得怎么书写“zheng”字,便请教本市的民俗专家。王宇明先生送我三册《南通方言疏证》影印本。民国初,研究民俗的孙锦标老先生在书中卷四“释小食”写道:“元麦,赶青掬取,砣(磨)为寸缕,碧色芳香,名曰冷钉。”丁字(争音)亦可从食为钉。《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钉”为“ding”,与“烺”组词释义为“供陈设的食品”。虽与冷钉的用义有区别,但冷钉是可食之物。老话说得对,字识半半不为错。我国8000多个常用字,其中多音多义字多了去。南通方言“冷钉”同用未尝不可。

再从孙锦标老先生“砣为寸缕,碧色芳香”的描写中,可以理解“冷钉”的深刻含义。冷钉原本是农家在青黄不接时度饥的食品,后来逐步发展为尝鲜时令食品,乃至农民换取开支钱的小商品,及馈赠至亲好友的礼物,越来越富有地方文化品位。21世纪初,南通市政府修订的《南通市志》、南通人陶国良先生专著的《南通方言词典》、烹饪理论专家巫乃忠先生撰写的《江海食脉》等正式出版的著作中,认为使用“冷钉”更准确。

二十多年来,笔者从查阅的资料中发现,清代南通诗人范捷在《咏冷蒸》中写:“双手揉麦仁,一缕复一缕。冷蒸勿复言,奉郎自尝取。”清人姜长卿写:“冷钉搓成金缕丝,新蚕豆子恰相宜。肚圆竹笋珠儿菌,正是花开芍药时。”美籍南通人敖小平先生在他的《南通方言考》中,主张书写“冷蒸”。资深新闻人黄俊生在新近出版的《南通传》中写的是“冷钉”。还有央视二套曾经介绍河南济源也有和南通差不多的时令食品,取名“碾转”。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同一种食品,不同的叫名,这是各地风俗习惯所决定的,说明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然而,多年来,在我市的新闻媒介和文艺作品上,依然频频出现“冷蒸”,“冷钉”难得一见。现在看来有必要把“冷蒸”与“冷钉”的书写统一起来。“冷蒸”的“蒸”在字典中释义一为“蒸发”“蒸汽”,二为利用蒸汽使食物变热变熟。与炒熟的青麦仁变成“寸缕”,在构字四字法上并不搭界。所以笔者认为把“冷蒸”改为“冷钉”,完全符合汉字造字法,“冷钉”兼有形声、象形、会意、指事四个方面的含义。

青稞寸缕吐芳香,江风海韵注乡愁。如今,每年春夏交接之际,不少农妇仍拎着淘箩到城镇叫卖,冷钉走上了饭店的餐桌,颇受欢迎。虽然上市时间仅有十来天,却是江海大地的一种地域文化符号,也是南通儿女一种富有特色的乡愁。

江海
风物